

无心插柳

——潘强恩小说散文选

潘强恩 著



序

展 锋

知道深圳有个潘强恩，算来已是很久远的事。那时，我还在内地的一家出版社工作，编辑着一本在全国还算有点名气的大型文学刊物。每次来广东组稿，便有人向我大力推荐潘强恩。

潘强恩以他所在的万丰村实行大胆改革与实践引人注目。他鼓吹并试行股份合作制，进而提出共有制理论，逐步形成了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“万丰模式”，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，逐步实现人民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拥有。

人文环境对社会体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中国有悠久历史，人文环境总是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力量影响着社会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……，于是，对社会体制和所有制要作出某种程度的变革，除了要具有足够的勇气与胆量外，还需要对人文环境具有足够的洞察力。

在中国，最具有承受力和忍耐力的是农民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中国农民以其强有力的自身完善机能，并且以其独特的创造力，在古老的话题上做出了全新的文章。从土地承包开始，揭开了中国改革的伟大篇章！

从一滴水可以窥视太阳的光辉，从潘强恩小说散文选《无心插柳》，也可以从艺术的角度看到新时期特区农村的变化，触摸到作

者对家乡以至对祖国的热爱之情。

潘强恩是一个令我难以言说的人物，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可是他所干的一切却又是那么实在。我想，我们还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，悄悄地走进他的内心深处，去聆听他的脉搏的跳动吧！只是，在阅读和分析他的文学作品时，千万别忘记他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，同时也是一位作家！

目 录

序	(1)
1. 沧 桑	(1)
2. 外 逃	(19)
3. 路	(25)
4. 无心插柳	(37)
5. 末班车	(45)
6. 蛮 缠	(57)
7. 春 节	(65)
8. 回 乡	(76)
9. 侠胆柔情	(88)
10. 平凡百姓家	(181)
赌 博	(181)
多事之秋	(186)
11. 人类之谜	(199)
12. 美加考察见闻	(205)
三藩市	(205)
澳 兰 多	(210)
迈阿密	(216)
华盛顿	(220)
纽 约	(227)
多 伦 多	(231)
温 哥 华	(234)
13. 韶山行	(238)
14. 伶仃游	(248)
作者后记	(252)
编辑后记	(253)

沧 桑

上篇 夏夜

繁星灿烂。

夜空云彩稀少，更显得如擦拭过的蓝宝石般清碧明净。

海风远远吹来，田野上白天积蓄的炎热被渐渐吹散，风里亦渐渐混杂着荷叶的清香和鱼塘的腥味。

6月，是大地孕育生命的时节。辽阔的稻田，水稻在夜风中如波浪般起伏，稻棵象孕妇般挺着鼓胀的身子，稻叶挤挤挨挨地发出如潮的喧哗。田野上，河沟里，井台旁，响着一片蛙鸣，一对对蛙侣在高声歌颂它们的爱情。

老荔枝树给井台投下了团团的黑影，黑影里响着木桶磕碰井沿的响声。这些响声在井壁里回响，传到周围，使乡村的夏夜显得更为宁谧。

在井台黑影里打水的是个苗条的姑娘，名叫李金玉。沙井镇附近十几条村的后生，都叫她沙井靚女。奇怪的是，今晚她在井台上来来回回已挑了上10担水，打水的动作慢慢腾腾，一边打水，一边往井台河涌对岸望去。

河涌对面晃动着几个黑影。那是村里的后生在竖电线杆子，偶尔响起“一、二、三——拉”的呼喊声。

猛然，前面拐角的蕉树丛后面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待金玉回过神来，转弯过来的人差一点撞翻了她的水桶。

“金玉……”

“振华——”金玉脱口叫了一声，便咬住了嘴唇。

差点撞上来的田振华，也把到了口边的下半截话吞下了肚里。

不知为什么，金玉只感到一阵阵的心酸。这就是她日夜想念的人，这个她发狠永远不理睬的人。姑娘就是这样矛盾，一会儿把人骂上千遍，恨上万遍，一会儿又巴巴地盼望着能见他一眼，哪怕是一眼。

田振华愣愣地望着星光下显得朦胧的姑娘，一种模糊而逼人的俏丽使他一阵阵心颤。半晌，他下意识地往路旁一让，低下头，轻声说：

“对不起，你先过去吧。”

金玉不做声，只是站着。

田振华一阵惶恐，不知是走还是继续呆着。犹豫了一会，他说：“金玉，你这样挑着两桶水站着，很累的……”

金玉“咚”地扔下了水桶。她猛地扑到了田振华的怀里，“哇”地哭出了声。她把头往田振华宽阔厚实的胸脯上钻，两手乱捶着他的肩膀。

“死人头，你知我累了吗？你知我为了你，几难受……”

田振华轻轻地揽住了金玉，感到心颤栗着，头有点儿晕。

忽然，金玉的手捶到了田振华肩膀上扛着的一大捆电线，连忙抬起头，嗔道：“还扛着电线！”她用手轻轻摸着田振华肩膀上被挂破了的衣服口子，心疼地说：“瞧，肩倒磨烂了，不知道疼惜自己。”

田振华趁势放开金玉，把肩上的电线卸下。

他弯下腰，把地上乱滚的水桶捡起，找回了扁担递给金玉，说：“金玉，我知道很对不起你。明天，我可能送不了你，今晚拉电线要干通宵。”

“你，就这样走了吗？”

金玉愣愣地看着田振华。振华避开她幽怨的目光，只是点了点

头。

他弯下腰，把电线又扛上。他回过头望了金玉一眼，嘴角咧了一咧，似乎是笑，又似乎是哭。他走了，河涌上散发的氤氲淹没了他健壮的身影。

听清楚金玉的脚步声确实在村道上消失了，田振华才从河涌边的树丛闪出来。金玉真走了，他却一步也挪不动了。

他感到浑身乏力，心跳得慌，胸口憋得难受。他想嚎啕大哭，想撕心裂肺地厉叫长啸，想捶胸顿足。但他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懒懒地坐在河沿上。肩上的电线圈一头着了地，正好使他有了靠力。

他清楚地看到河对面的人影已经三三两两散开了，闪起了吸烟的红光和笑声。那个剽悍的后生已经在停工待料，等着他送上电线。但他一动也不动。

一些早已过去的片断，此刻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。

她与他自小一起摸螺摸虾，一起捏泥巴人公仔，一起割荷叶挖莲藕。双双考上县城中学了，男女同学取笑说他们是一对儿，他与她反而渐渐不敢接近了。但金玉对他，暗地里还是特别关心。田振华父亲死了，母亲又常常生病，只有一个哑巴哥哥出勤挣工分，田振华在县城为了节省，顿顿用炒过的盐来送饭。只要同学看不见，金玉总是偷偷塞给他一只熟鸡蛋。

在班里，田振华是生活最寒碜的一个，衣服破了又补，没有衣车，是母亲病中颤抖着手一针一线来补的。田振华从不嫌难看，却老被同学们取笑。但渐渐同学们不再取笑他了。因为每个学科，田振华都压别人一头，门门领先。初二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闹着玩投到报社，不料竟被刊用了，稿费寄到学校，虽然钱不多，却引起了轰动。他自己家那么穷困，稿费却全部买了铁笔、钢板，办起了班里第一份油印小报。金玉也成了刻写蜡纸最积极的一名“编辑”。

一天夜里，学校后山被雷击起火。留宿的几百学生赶去扑火，山道上一位女同学绊倒了，后面几个女同学接连绊倒滑下了山塘，

田振华带头跳下去救人，李金玉也是被救的其中一个。

记得，头一次拥抱的时候，金玉轻笑着说：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”

“喜欢我英俊？”田振华也笑道。

“丑八怪！你算英俊，没人丑了。”

“喜欢我潇洒？”

“局促鬼！见了我就结结巴巴，一点也不大方。”

“喜欢我聪明？”

“你聪明？那你为什么不会追女仔？那么多男孩子追我，就你蠢笨，懵懵懂懂。不是我开口，你还不赶来。哎，羞死人了。”

“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中意我了。或许你是被鬼迷了。”

金玉笑道：“鬼让你救了我呢，我只好以身图报了。”

这是说笑。论长相，田振华也够出众标青，那双浓眉虎虎有神，眼睛炯炯发亮。中等个子，肌肉发达，矫健而斯文，举止谈吐都沉稳镇静，给人一种练达老成让人放心的感觉。

想起来，也确实迂腐。金玉这么个沙井有名的靓女，在男孩后生面前多么矜持，只要她秀眉一拧，小嘴一撇，平时口若悬河的后生们立即鸦雀无声。她说去东，没有那个后生会去西。能够为她办事，仿佛是最光荣最骄傲的事，晚上立即会成为宿舍里的头条新闻，使那卖力气的后生光荣之至。

按常理，应该是他田振华追慕她才对，怎么反过来要她委委屈屈地迁就于他呢？按常理应该是金玉选择他，而不他选择金玉，更何况竟然是他在一个月前提出分手呢？难怪金玉憋屈得要哭，要恨他。

可是，金玉赌气不理睬他，甚至在别的后生面前冷落他，他心里不痛苦吗？这一个月，他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，只知道麻木地拼命干活，仿佛变成了个机器人。

但这次，他是下定了决心与金玉分手的。

田振华正想着，忽然听到有人在他身边轻轻地叫他。

他回过神来，不禁有点儿诧异：

“蓉嫂，是你叫我？”

阿蓉虽论辈份算是阿嫂，年纪却比田振华还小两岁。她刚结婚，男人就跟几个以前在这儿插过队的知青一起偷渡去香港，两年多没音讯了。有人说她男人阿发在渡海时淹死了。

阿蓉说：“振华，我叫你好几声了。我在井台打水，见你呆呆地坐在草上。瞧，露水打湿了你的衣衫，会得病的呀。”

阿蓉虽已结婚，但却没有农村妇人那样的憔悴和早衰。她腰肢仍然象少女一般轻盈柔软，显出一种少妇的丰韵美。

振华没有注意到阿蓉的关注，只是猛然被提醒了。他往河对岸望去，那边已毫无动静，只有一片繁杂的蛙鸣。

“糟了，我还要去架电线的，怎么这样糊涂呢！”

田振华说着，扛起电线，急急趟下河涌。阿蓉在背后说了什么，他也没听见。

金玉离开田振华后，挑着空桶恍恍惚惚地回到了家。

明天，她将要到沙井镇供销社报到，当一名国家职工了。她被招工的消息，早两个月已传了出去。之后，她便敏感地发觉田振华心绪不宁，说话总是吞吞吐吐。振华提出分手，是不是因为她将是国家职工，而他仍是农民？田振华不承认。她自己也认为没关系。沙井镇离村子才几公里，又不是到月球去，以后骑自行车 20 多分钟便可以见面。有情有心的话，别说几公里，几十公里也可以赶去呀！要是振华家穷困，也没关系。虽然队里劳动日值低，他哥俩儿干一年还得背上债，但她有工资呀，她的工资可以帮助振华解决一些困难，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振华为什么还固执地要提出分手呢？

真是死牛一边颈，不听人劝。现在都这样固执，将来要一起生

活，怎么受得了？

但是，真要金玉割舍这少女初恋的最宝贵的情，她又狠不起心。起初，她扎实哭了一回后，决心把他忘记。而他却每晚都走进她的梦中。她决心不见他，但鬼使神差的，眼前总是晃动着他的影子。

明天就要离开村子，虽说星期天也可以回来，但总是不比以前，两人在村里天天能见面。两人的恋情，村里知道的人并不多。两人路上相会，一个微笑，一个神色，就互相心领神会。天天在一个村子，田振华都会变心要分手，日后不常见面了，恐怕要合也难。想到这儿，金玉不禁心中一阵打颤发冷。

她在房里想看书，书上的字如一堆堆蚂蚁，根本分不清笔划行距。她在灯下想练练字，笔在纸上乱写乱划，定下神一看，全部是“田振华”三个字。她心烦意乱。这时听见父亲在厅堂喊她，便负气地把纸一团，扔了。

一家人齐聚在厅堂，仿佛在等着她。金玉忽然感到，似有什么事要发生。

父亲本在外地砖窑做烧砖师傅，今天特地赶了回来。弟弟在镇上粮店做临时工，平日很少返，傍晚也到了家。开始以为是为了祝贺她明天到镇里报到，一家人团聚的，但今夜那么晚了，大家仍在厅里专门等她，这就非比寻常了。

父亲笑咪咪地放下烟筒，说：

“金玉，明天你上班后，你带一份礼物送给供销社办公室小张主任，是他帮了我家大忙，你才不吃谷吃上米的。”

弟弟说：“家姐，小张主任很有本事的，今后盼你帮忙，请他给我转上国家工，那怕是集体工吃公社自筹粮的也好。我的女朋友非要我转正了才嫁呢。”

妈妈说：“女呀，过几天，你爸请小张主任来吃顿便饭，你可要回来招呼人客……”

金玉有点奇怪：“原来是小张主任帮了忙，我还以为是大队推荐的。”

大家齐道：“是呀，是小张主任帮忙的呀。”

“你们怎么啦，今晚开口小张主任，闭口小张主任……”

“女呀，你还不知道，小张主任今天已托人正式向你爸提亲啦。”

“提亲？”金玉一愣，继而生气地说：“谁答应，谁嫁他去！”

父亲见金玉生气，忙陪笑道：“金玉，你也不小啦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天公地道嘛。小张主任年轻有为，又是国家干部，党信任得过。有什么不好？难道嫁一脚牛屎的农民么？”

“爸，你不用多说”，金玉咬着嘴唇，忍着怒气，“女儿的事，女儿自会有主意。”

妈妈敏感地问：“难道，难道你已有了对象？是不是公社的吴秘书？我见他挺喜欢你的，他曾告诉我，想调你去宣传队呢。如果是他，我也谢天谢地。”

金玉不做声。

父亲疑惑地问：“那么是谁呢？你讲嘛，讲出来又不会犯罪，如今兴婚姻自由，阿爸不会为难你的。”

金玉张了张口，又把话吞了回去。她想讲出田振华的名来。可是，田振华提出与自己分手，人家不肯，自己怎能讲呢？

还是弟弟年轻，头脑灵活。他也听过一些传闻，只是不相信；现在看姐姐表情，有七成是他，忍不住嚷道：

“我知道了，是村头田振华，哼，肯定是他！”

金玉既不摇头也不点头。

父亲见女儿默认，不禁跳了起来，右手一拍桌面：“丢家现丑！嫁给潘寡妇的儿子田振华？一家两个废人，你找到这样的人家是癫了还是傻了？”

妈妈忍不住哭了：“一个国家职工嫁个农民，生个儿子、孙子，

代代都拍牛屁股，今后怎算好呀？”

父亲大怒道：“田振华，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他敢上门讨我女儿，我拿把笤帚把他打出去。”

金玉大声说：“我中意他就嫁给他！管他跛的废的。何况振华也是众人称赞的好后生，我们合得来就一起过！”

父亲又猛力拍了下桌面，嚷道：“你敢！你敢嫁他，永远也别入这个家门！”

金玉一跺脚，说：“我就敢嫁他！”说毕，一扭头跑出了家门。

田振华独自一个人架电线，直搞到村子的灯火几乎全熄灭了才回家。

一进门，他便看到金玉在灯下坐着。

金玉站起来，勇敢地望着振华说：

“我已经向家里人说了，我要嫁给你！你要说不同意，我马上就走，决不让你为难！”

振华又惊又喜，问：“你真的肯嫁我？”

母亲擦着泪水笑说：“傻仔，难道还有假？”

振华犹疑地说：“我们太穷了，金玉，我实在怕连累了你，委屈了你。”

哑巴哥哥生气地走过来，把振华的头向金玉面前按了几按，拍着手，咧嘴无声地大笑。

振华笑道：“我是被人按着点头的，日后你受累受苦，可不要怨我。”

金玉“嚤哼”一声扑到振华怀里，振华把她死死地拥抱着，低声说：“金玉，我这回再也不会失去你了。”

一家人沉浸在欢乐之中。忽然，门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，未等田振华反应过来，几条大汉冲了进来，把金玉拦腰一抱，拖出了屋门，门外有人把麻袋往她头上一套，两个人夹着麻袋便跑。

田振华愤怒地冲出去，门口一个人拦住了他：“我是金玉的爸爸！你想拐骗我的女儿，你别痴心妄想！”

金玉被塞在麻袋里，头被闷在一个人的怀中，憋得透不过气来。那个人大声喊着：“快把拖拉机开来，把她拉到镇上。”

金玉听见那声叫喊正是自己弟弟的声音，不禁又气又怒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田振华不顾一切地追出村子，拖拉机已“突突突”地驶远了。

下篇 自荐

“田丰大队支书躺倒不干了。”

消息传到公社，公社书记李自忠闻讯一惊。

时下将逢初春开耕时节，大队支书躺倒不干，就会误了开耕工作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误了春一年也就都被动了。

李自忠是老公社干部了，对田丰大队支书潘怀仁是熟悉的。他首先要搞清潘怀仁为什么要躺倒不干。

潘怀仁躺在床上，象得了重病似的，两个太阳穴各紧贴着两片生姜。他已当了三年的支书，每年自己干得要死，大队的劳动日值也只是几毛钱，队里穷得叮咣响，连买牛绳的钱也常常支不出。他早就觉得当这个支书太没意思了，可公社老是动员他，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一年又一年。

公社书记李自忠一进门，就笑问：“怀仁，你是真病还是假病？”

潘怀仁老婆阿莲正给潘怀仁斟药，听了忙啐了一口：“大吉利市，怎么刚过年便说人家真病假病呢！”

李自忠说：“春耕时节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呀，可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呀。”

阿莲撇撇嘴：“这个芝麻绿豆支书有什么了不起，受够了窝囊

气。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这个穷队，当不当这个支书也算了。”

李自忠感到有趣，一个老实巴脚的汉子，偏配个牙尖嘴厉的婆娘，老天爷也够瞧的。

潘怀仁似乎看出李自忠的心思，闭上双眼说：“书记，我这次是瞎子吃秤砣，铁了心眼不当支书的了，你另选贤能吧。”

李自忠沉思了一下，感到一时也不能说服他，便顺他口气问：“你认为谁可以接任呢？”

潘怀仁冲口而出：“田振华，一队队长。”

“田振华？是不是未婚妻被老丈人用麻袋套走了的那个后生？”

“对，就是他。”

“他有什么优点，使你这样看重他？”

“李书记，你上一队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李自忠骑自行车来到了一队队部。

队部里正在开会，一见李自忠来，人们的脸色一阵惊慌，有人慌乱中急忙藏起什么物件。李自忠看在眼里，也不做声，但心里犯了疑。

李自忠打量了一下面前的队长田振华，见他国字脸，头发浓黑，前庭饱满，浓眉下的一双眼睛英气勃勃，目光十分犀利。李自忠不禁心里赞了一句：这后生好帅。

李自忠没有多说什么，只说检查生产。田振华便领他去田里看。

李自忠说检查生产的话出口，便知讲错了。还未开耕，稻田还未犁田灌水，冬种也收获了，农闲时节有什么生产好检查呢？

来到一队的田头，李自忠不禁吃了一惊。田野上寒风凛凛，吹得他耳廓子发疼。田野上却活跃着三三两两的男女社员，女的在修整田基，男的开渠灌水，有的在扬鞭催牛犁田，吆喝声在风中一阵阵地传来。

“振华，你说说看，有什么法宝能够使一队比别人早个节令开

耕下秧。”李自忠上下仔细打量年轻的队长，似乎不相信他果真有如此本事。

李自忠当了10多年基层干部，深知现在的工作一年比一年难搞。社员出工不出力，赶鸭子般赶人到了田头，却打扑克，开玩笑，讲咸湿故事，就这么混日子。更头疼的是这几年的逃港风非常严重，附近海边的村寨，青壮年劳动力一批批偷渡逃往香港，边防军开枪放狼狗都止不住。以致现在的乡村，除了妇女，男劳力大多是老弱病残。怪不得基层队长、支书都常常有人躺倒不干，实在是工作难做。

想不到，一队有这么个好典型。这令李书记很兴奋。

田振华笑笑说：“书记，你别先表扬，你不批评我就阿弥陀佛了。”他放低了声音，“我这是学安徽，搞了分田到户承包责任制。”

李自忠脸色一变，即使他向来沉着，也有点儿惊惶，仿佛踩到了一条蛇。他没有做声，脸板着，既不点头也不摇头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听见。田振华也敛了声，没再讲下去。

两人沉默地巡了半天田。然后，李自忠脸上才有了点笑容，牙缝里透出一句：“振华，你是个有胆识的青年干部。现在不要下结论，实践后再说。不管怎么样，能把生产搞上去就行。”

李自忠本想亲自来田丰蹲点，正好县里有会议，他只得让公社副书记吴纪明去田丰大队负责指导支书补选的事。他特别介绍了田丰一队队长这个候选人。

吴纪明到了大队，和副支书田爱武一起到田丰一队，整整蹲了一天，然后宣布第二天召开支委会。

晚上，寒潮来势更猛，气象台报道要注意防霜冻。

副支书田爱武来到队部阁楼，吴纪明正在电灯下整理笔记。他招呼田爱武坐下，然后问田爱武，对一队的分田到户承包责任制有什么看法。

田爱武白天就很注意吴纪明的表情。吴纪明虽然没有表态，但脸色象天空一样阴沉。吴纪明在公社一向以清廉、坚决执行上级指示著称，田爱武怕摸不大准，也不敢把话讲死：

“一队的做法，能解决生产上一部分问题，产生一定的效益，看起来，这种从外省刮来的风，也很对一些干部群众的口胃。但是，这与过去上级一向强调的方向路线有点不太对劲。这是个新的问题，值得研究。”

吴纪明严肃地说：“共产党员要观点鲜明，尤其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含糊。一队的做法，含有根本性的东西，你认为是对还是错。”

田爱武是与田振华一起毕业回村的高中生，只是田爱武毕业的是公社中学。自从当了大队副支书，才感到出了一口闷气。他心里反复把吴纪明刚才这番话琢磨了一下，敏感地嗅出了“尤其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含糊”的味道，就说：

“既然这样，吴书记，就恕我直言了。我认为现在有一种倾向，只问生产，不问方向，仿佛批判‘四人帮’，就不需要再讲方向路线，这是资产阶级‘唯生产力论’思潮的反映。生产搞上去，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，出现两极分化、贫富悬殊的现象，社会主义就名存实亡。我觉得一队的做法，值得党内警惕。”

吴纪明点点头，说：“好，你政治上很敏锐，这点很好。”

田爱武心里很高兴，想再摸摸底，但吴纪明合上笔记本，说：“明天召开支委会讨论一下，你来主持。”

田爱武走后，吴纪明直接向县里拨了个电话。李自忠在电话里告诉他，县会议传达了上面一个精神，要在落实联产责任制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只准联产，不准分田到户。吴纪明建议取消田振华的候选人资格，以免政治上出问题。李自忠说，还是让党内讨论一下，发扬民主。对分田到户，据说上面也还有争议。吴纪明没有再讲自己的意见。

第二天，田爱武主持召开了大队支委会。吴纪明宣布了两个支书候选人名：田爱武和另一个支委、民兵营长李建国。潘怀仁抱病参加了会议，他还是坚持要补上田振华。吴纪明否决了潘怀仁的意见，决定党员大会下午召开。

散会后田爱武洋洋得意地回家准备下午的发言，走到巷口，见一个女人从田振华家里出来。他认出是阿蓉，不禁心中一阵酸溜溜，继而又悻悻恼怒。田爱武早就对阿蓉怀了念头。他绕了个弯，拐进了阿蓉院子。

一见阿蓉进了院门，田爱武就迎上来说：

“阿蓉，你的离婚证明我批了，下午就可以去公社办手续。听说你老公没淹死，在那边当了老板，娶了小老婆。这下你解放了。”

阿蓉虽然对田爱武的纠缠一向讨厌，却也不敢得罪他，就陪笑说：“多谢你啦，改天请你饮茶。”

“光这样谢？”

“那你要怎样？”阿蓉端庄地反问，眉宇间凜然起来。

“阿蓉，我一向待你怎样，你心知肚明。晚上我陪你聊天，你留个门呀！”

“田爱武，你放明白点。我阿蓉可不是那种女人。”

田武不恼不怒，笑说：“你是看上了田振华？田振华可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他算老几？你别以为潘怀仁推荐他当支书，他就会上台，忙不迭地讨他的好！老实告诉你，今天会议决定了轮到我轮不到他！”

阿蓉转身从院门后拿出了扫帚，高高扬起来，骂道：“你滚出去，要不我用扫帚头拍你！”

“你敢！”田爱武大怒，摆出个架子威吓。

“啪啪啪！”说时迟那时快，阿蓉手中的扫帚接连拍了田爱武的脑袋。田爱武狼狈地慌忙用手遮挡着，退出院门。

“你这个骚货狐狸精，你等着……”